



安娜·卡列尼娜

(三)

[俄] L·托尔斯泰 著
周筑 罗稷南 译



三联经典文库

068

安娜·卡列尼娜

(三)

[俄] L·托尔斯泰 著 周笈 罗稷南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1-4)/(俄)L·托尔斯泰著;
周笕,罗稷南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6

(三联经典文库)

ISBN 978-7-108-03905-7

I. ①安… II. ①托… ②周… ③罗… III. ①长篇小
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6402号

目次(三)

第五部 885

第六部 1113

插图目次

Nicholai Piskarev 插图 1204

第五部

薛杰巴兹基公爵夫人先以为在距今不过五个星期了的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是无论如何来不及的，因为到那时，恐怕一半嫁奁都还没有备办妥当。但是她又不能不同意于列文的这个意见，就是说：延期到斋戒节以后难免要拖延下去很久，因为薛杰巴兹基公爵的一位老伯母正害着重病，说不定就会死了，那样居丧就会把婚事更延搁下去。因此，决定把嫁奁分成大小两部分，公爵夫人同意了在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她决定现在把小的一部分嫁奁预备齐全，大的一部分等以后送来；她问列文同不同意这个办法，而他却没有能够给一个认真的回答，为这件事，她对他生气了。因为婚事一完毕，新郎

新妇就要回到乡下去的，到了乡下，大的一部分嫁奁就不需要了，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办法是更见便利的。

列文还是在和以前一样的恍惚迷离的状态中，他仿佛觉得他和他的幸福构成了世间万有的主要和唯一的目的，他现在对任什么事都用不着思索，也毋须乎关心，万事都有人替他料理。他连未来生活的计划和目的都没有，他听任别人去安排，相信万事都会圆满。他的哥哥赛尔吉·伊凡诺维奇，和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和公爵夫人指点他去做他所应做的事。他所做的就无非是完全同意他们所向他建议的一切。他的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结过了婚以后就离开莫斯科。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劝告他到外国去。他同意一切。“如果能使你高兴，就照你所喜欢的去做吧。我很幸福，随你做什么，我的幸福决不会因而有所增减！”他想。当他把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劝他到外国去的话告诉吉提的时候，她不赞成这个，而且关于他们未来的生活她有她自己的某种确定的要求，这可使他吃惊不小。她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所爱好的工作。如他所看出的，她并不理解这个工作，她甚至也不想要去理解它。可是这并没有妨碍她

把那工作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她知道他们的家将在乡下，她不要到她预备居住的外国去，而要去他们的家所在的地方。这个明确地表白出来的意向使列文惊骇了。但是在他反正都是一样，因此他立刻要求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好像是他的义务似的，到乡下去，凭他的丰富的趣味去尽力把一切布置好。

“可是我问你，”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到了乡下，替新夫妇的到来把一切都布置妥善了，回来以来，有一天这样问他，“你有了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可是为什么呢？”

“你没有它就不能够结婚呀。”

“呵呀！”列文叫道，“哦，我怕有九年没有受圣礼了哩！我一点没有想到这个。”

“你真是个好人！”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笑起来了，“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可是这样不成，你知道。你一定得受圣礼。”

“什么时候？一共只有四天了。”

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把这个也替他办妥了，列文就得去忏悔。对于列文，也和对于尊重别人的信仰的

任何无信仰的人一样，出席参加教会的仪式是极不愉快的。在这个时候，在他现在这种柔和的，对什么事都很敏感的感情状态里，这种不可避免的矫伪的行为对于列文不但是痛苦，而且好像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在他的光荣和隆盛的时节，他竟不得不说谎或是亵渎神明。他感到他两者都不能做。但是虽则他三番四复问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不受圣礼能不能够得到证书，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断定说那是不能够的。

“而且，这在你算得什么呢——两天工夫？并且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聪明的老头呢。他会这样轻巧地替你把那颗牙齿拔出，你是连觉也不会觉到的。”

站着做最初的祈祷的时候，列文极力想在自己心中唤起他在十六七岁时所经验的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的年轻的回忆。但是他立刻确信了这在他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想极力把这一切看成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虚的习俗，好像拜客的习俗一样的。但是他感觉得这样也不行。列文觉得自己，像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对于宗教抱着极暧昧的心境。信仰，他不能够，同时他又不能够确信这一切全是错误的。因此，既不能相信他在做的事的意义，

也不能将它看做空虚的形式而淡然置之，在他预备领受圣礼的整个时期内，他想到他做的是他自己所不能了解的事，因而，如他的内心的声音所告诉他的那样，是虚伪和错误的事，他感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羞耻的感情。

在举行仪式的时间内，他开头倾听着祈祷文，极力想把一些和他自己的见解不相违背的意义附加在它上面；随后感觉到他对它既然不能理解，就不得不加以非难，他极力想去不听它，而去留意于他自己的思想，观察，以及在他站在教堂里百无聊赖的时间内，以极度的鲜活浮过他的脑海的回忆。

他做完了日祷，夕祷和夜祷，第二天他起得比平常早，没有吃茶，在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就到教堂去做晨祷和忏悔去了。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乞食的兵士，两个老太婆和教会执事们以外再没有谁了。

一个年轻的执事，他的长背明显地分成两半凸出在他的薄薄的法衣下面，走出来迎接了他，立刻走到墙边的桌旁去，读起训诫来。当他读的时候，特别是听了他频繁而急速地重复这个同样的字句“上帝怜悯我

们！”——那听上去好像是说“赦免我们”——的时候，列文觉得思想已经关闭上，加上了封印，不许去触或是去动它，否则结果就会陷于混乱；所以，当他站在执事背后的时候，他只顾继续想他自己的事情，没有去听，也没有去追究对方所念的话。“她的手上有着多么丰富的表情呵。”他想，忆起了昨天他们坐在室隅桌旁时的情景。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谈，如那种时候所常有的情形一样，于是她把她的一只手放在桌上，尽在张开又闭拢，而当她注意她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她连自己也笑了起来。他忆起了他怎样吻了吻那只手，然后审视了那玫瑰色的手掌上面的脉纹。“又是赦免我们！”列文想，画着十字，行着礼，望着在他前面行礼的执事的背部的柔软的运动。“那时候她拿了我的手，审视了那脉纹。‘你这只手多优美呵。’她说。”于是望了望他自己的手和执事的短短的手。“是的，现在快完了，”他想，“不，好像又在开始哩。”他倾听着祈祷文，这样想。“不，正在收场了。他弯身行礼弯到了地面。收场总是这样子的。”

伸出丝绒袖口里的手去偷偷地接了一张三卢布的纸币，执事说他要把这记在账簿上，于是他的新长靴轻快

地在空寂的教堂的石板地上响过，他走上祭坛去。一会儿以后，他在那里露出面来，向列文招手。一直锁闭的思想开始在列文的脑子里激动，但是他急忙驱走它。“总会完结的。”他一面想，一面向说教台走去。他走上阶级，朝右边一望，看见了祭司。这祭司，是一个有着稀疏的灰白胡须和疲倦的和蔼的眼睛的短小的老头，正站在读经台旁，在翻着弥撒经的页子。向列文微微鞠了鞠躬，他立刻开始用公事式的腔调读起祈祷文来。当他读完了的时候，他弯腰行礼弯到了地面，转脸向着列文。

“基督为人眼所不能见地降临了，来听取你的忏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像，这样说。“你相信圣使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祭司继续说，把视线离开了列文的脸面，在他的圣带下面合拢他的两手。

“我曾经怀疑过一切，如今也还在怀疑。”列文用他自己听来也觉得不快的声调说，说过就不再开口了。

祭司等待了几秒钟，看他还有没有说的，然后闭上他的眼睛，他迅急地带着粗刚的乌拉地密尔地方的腔调说：

“怀疑原是人类弱点所易有的，但是我们应当祈求

大慈大悲的上帝坚固我们的信心。你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加上说，丝毫没有间断，好像极要不浪费时间一样。

“我的最大的罪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怀疑的。”

“怀疑原是人类的弱点所易有的。”祭司反复着同样的话，“你主要地是怀疑些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我有时甚至连上帝的存在也怀疑。”列文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他为他的失言而感到惶悚。但是列文的话似乎并没有给祭司多大的印象。

“对于上帝的存在还会有怎么样的怀疑呢？”他浮上一个刚刚可以辨察得出的微笑，急急地说。

列文没有说话。

“你既看见了他的创造物，你对于创造主还能有什么怀疑吗？”祭司用那迅速的习惯的腔调继续说。“是谁用各种发光体去装饰太空的穹窿的？是谁把大地装扮得美丽的？没有创造主，这些如何解呢？”他说，询问般地望着列文。

列文感觉到和祭司谈论哲学是不适宜的，因此他回

答了和问题直接有关的话。

“我不知道。”他说。

“你不知道！那么你怎么可以怀疑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这个事实呢？”祭司带了愉悦的困惑的神情说。

“我全不明白。”列文说，涨红了脸，并且觉到了他的话是愚蠢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只会显得愚蠢的。

“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有怀疑，要祈求上帝坚固他们的信念。魔鬼的力量很大，我们须得要抵抗他。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祈祷上帝。”他急忙地重复说。

祭司稍稍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沉思似的。

“我听说你要和我的教区民，上帝的儿子薛杰巴兹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了？”他带着微笑加上说，“一位很优美的小姐呵。”

“是的。”列文回答，为牧师羞红了脸。“在忏悔的时候他要问我这个做什么？”他想。

于是，好像是回答他的这个思想一样，祭司对他说了：

“你快要开始结婚生活了，上帝会赐给你子孙。哦，

如果你不能克服那引诱你到不信仰的路上去的恶魔的诱惑的话，你会给你的孩儿们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温和的责备的口吻说。“如果你爱你的儿女的话，那么你，当做一个善良的父亲，为了你的孩儿，就不单只要渴望财富，奢华和荣誉，你还得要渴望他的得救，他的真理之光下的精神的启发。呃？当天真未凿的小孩问你‘爸爸！世界上魅惑我的一切东西——大地，水，太阳，花，草，是谁造出来的呢？’的时候，你如何回答他呢？你能够对他说‘我不知道’吗？你不能不知道，因为大慈大悲的主上帝把那向我们显示了。或者你的孩子会问你：‘死后会变得怎样呢？’假如你一点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对他说什么呢？你怎样回答他呢？你让他去受世间和恶魔的诱惑吗？那是不对的。”他说，随后他住了口，把他的头偏在一边，用他的仁慈温厚的眼睛望着列文。

这回列文没有回答，也并不是因为他不要和祭司争论，而是因为到现在为止还不曾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到他的孩儿们能够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有尽够多的时间来考虑怎样回答他们呢。

“你走进了人生的这样一个时期，”祭司继续说，“你该选定你的道路，固执不移了。祈求上帝，他会发慈悲帮助你，怜悯你的！”他结束道，“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广大无边的仁慈，饶恕这个儿子……”于是念完了释罪的祈祷文，祭司祝福了他，就送他走了。

那天回来的时候，列文一想到这个尴尬的处境已经过去，而且也并没有要他说一句谎话，他就感到了一种愉快的轻松的感觉。除此以外，在他心上还留下了一个漠然的记忆，仿佛那善良可爱的老头儿所说的话也并不是他起先所想地那么愚蠢，在那些话里面有一些应当弄清楚的东西。

“自然，不是在现在，”列文想，“而是在以后哪一天。”列文现在比以前什么时候都更痛切地感觉得在他的灵魂里有些不清楚不干净的地方，而对于宗教，他正抱着他在别人心中所那么明显地察出而且厌恶的那同样的心境，他的朋友史惠兹斯奇就因为抱有那样的心境而受过他的责备。

那个晚上列文和他的新娘一道在杜丽家度过，而且高兴到极点。为要把他自己的兴奋的心情描摩给司忒

潘·阿卡谛耶维奇听，他说他快活得好像一条被教练着去跳圈子的狗。终于领悟了，做了人家命令它做的事，吠叫着，摇着它的尾巴，兴高采烈跳上桌子和窗槛。

二

在行婚礼的那天，依据俄国的习俗（公爵夫人和达丽亚·亚历山特罗夫纳固执要严格地遵守一切习俗），列文没有见他的新娘，在他的旅馆里，和偶然聚会在他房间里的三个独身朋友一道用餐。那就是赛尔吉·伊凡诺维奇，和卡台伐索夫，一个大学时代的朋友，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他是被列文在街上遇见了拉到家里来的，还有契利珂夫，他的伴郎，一个莫斯科的保安官，列文猎熊的同伴。这聚餐是很愉快的：赛尔吉·伊凡诺维奇高兴极了，被卡台伐索夫的新奇所颠倒。卡台伐索夫感到了他的新奇被重视和理解，就更其发挥尽致了。契利珂夫对于任何种类的谈话都总是给予活泼愉快的支持的。

“你看，”卡台伐索夫由于在讲坛上习得的癖习拉长

声音说，“我们的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维奇是一个多么有为的人物。我是说他过去，因为现在已经看不见他昔日的面影了。在他离开大学的时候，他爱好科学，对于人性的研究感到兴味；现在他的能力的一半用在欺骗自己上面，而另一半就用在辩护这种欺骗上。”

“比你更坚决的结婚的敌人我可从没有见过呢。”赛尔吉·伊凡诺维奇说。

“呵，不，我不是结婚的敌人。我赞成分工。没有别的事好做的人应当生育子女，而另外的人就为他们的教化和幸福而尽力。这就是我的看法。把两种职业混淆起来是清客的错误；可是我不是那种人。”

“当我听到你恋爱的时候，我该会多么地快活呵！”列文说，“一定请我喝喜酒吧。”

“我现在就在恋爱。”

“是的，和墨鱼！你知道，”列文转向他的哥哥说，“密哈尔·塞缪诺维奇正在写一本关于营养的书……”

“呵，淆混黑白！这没有关系。事实是，我的确爱墨鱼。”

“可是那并不妨碍你爱你的妻子。”